

我背着几本网购的新书，回几千里之外的乡下老家探望父母。我有晨读的习惯，头一天早晨，我早早起床洗漱后，泡了一杯茶坐在桌边，边品茶边看书。这时做早饭的母亲过来了，问我为啥不多睡会儿，大清早就看书，并笑着说：“我儿从小就爱看书，这么多年了，习惯还没改。”我对母亲说：“我也不知道为啥爱看书，反正一天不看书，心里就憋着慌。”母亲又说：“看书好，你们兄妹六个就你爱看书，也就有出息走出去了。”母亲说的“走出去了”，就是我读书上大学后进城参加了工作。

听母亲说，我从小不仅爱看书，还爱惜书。每学期新书发下来，就叫哥哥姐姐们赶紧给包书皮，生怕书被损坏。有一次家里漏雨，把我的书淋湿了，我拉着母亲愣是找到校长，换了新书。

十七岁那年暑假，我到几百里外的大姑家去玩。大姑家不远处有一家新华书店。那天，我走进书店，见一位顾客在买厚厚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我心里一震：欧阳海，多么熟悉的名字呀，老师讲过，门口的大喇叭也经常广播，我知道欧阳海是一名英雄。那位买书的人走后，我问营业员《欧阳海之歌》多少钱一本，当时隐约记得是七八块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本书的价格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因为从老家来大姑家坐火车才一块二。当时我身无分文，却又想读这本长篇小说。

晚餐时，我问在一家皮蛋厂当车间主任的大姑，皮蛋厂要不要做几天小工的人。大姑问这干啥，我说想买那本《欧阳海之歌》，打算去做几天小工挣钱。大姑当即从衣兜里掏出钱，我死活不要。想不到第二天中午，大姑就把《欧阳海之歌》买回来了，说我小小年纪就爱读长篇小说，崇尚革命英雄，她最高兴了。可我还是不肯要，因为大姑那时工资才几十块钱，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大姑见我倔强，把书递到我手上：“这本书你先看着，下午我上班问一下厂长，要不要临时小工。”

晚上下班后，大姑笑着告诉我，厂长开始不同意，但听说我不要姑姑的钱买书，要自己做小工挣钱买《欧阳海之歌》时十分感动，特批我做七天小工，挣这本书的钱。临走时，大姑还不好意思地跟我说：“要是你爸妈知道你到这儿做了七天小工挣一本书钱，我以后回去了怎么见他们呀……”我说，劳动光荣，自己挣钱买来的东西才更珍惜、更珍贵。

在我家的书柜和卧室床头，摆满了各类书籍，有《芙蓉镇》《活动变人形》《浮躁》《穆斯林的葬礼》《务虚笔记》《沉重的翅膀》等中外名家著作。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因为我的妻子与著名传奇女作家张爱玲同名，我还特意买了张爱玲的代表作。每次读这些书时，我就跟妻子开玩笑说：“我读你写的名著了哈。”弄得妻子很不好意思。

由于白天工作忙碌，静不下心来，我便根据季节变化，一般选择晨读和夜读。仲春、暮春、夏季和浅秋，我每天六七点起床后晨读，手捧一本书，或坐在小区花草旁的石凳上，或在不远处的公园里、小河边。四周空气清新，不时有鸟儿欢叫，置身于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岁月静好，这样的晨读真是一种美的享受。而在初春、冬季和晚秋，因为我生活在西北地区，此时室外气温太低，我便选择九点后在书房夜读一个多小时再休息。

现代诗人臧克家说：“读过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个益友。”苏联作家高尔基也说：“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的确，读书，就要读好书，读原著。喜欢读书的人，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缺一顿都不行。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读书之乐，读书之香，只有爱读书的人才能亲身体会到：在书香中寻得宁静，在品读中用文字浸润愉悦的心情，让人时刻拥有一种丰富精神世界的自豪感。而一旦拥有了书香，不论何时何地，整个身心也会温暖起来。

记得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这一生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没有书籍，每天不看书……”其实，这世上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渴望着每天拥有一本新书，去翻开新的一页；而每一个灿烂的人生，都源于读书。

## 最是书香能致远

◎汪志

## 爱的明信片

◎陈思俊

◎高歌

◎书香

## 阿妈不在家

◎怀想

◎石泽丰



天刚擦黑，大门的两个门环被一把挂锁锁在了一起。两扇木门之间有一道缝，双手推门，伸长脖子趴在门缝处朝里一望，能看到堂屋里的饭桌、长条凳和挂在墙上的麦草帽等。阿妈不在家，人去了哪里？

正值麦子收割的季节，我想，阿妈或许是在麦地里收割麦子。麦地就在村子的西南端，站在建兵家的门口，一眼就可以望见。我把书包放在大门边，一溜烟地从小生叔家门前跑过，拐过洪海家的屋角，一口气跑到了建兵家门前。站在他家门前，我声嘶力竭地喊：“阿妈——阿妈——耶——”阿妈正挑起一担麦捆，应声道：“欸，我在这儿，马上就回去！”我走了过去，接过阿妈手上的镰刀，疾步走在她的前面，仿佛是给她带路。我们一前一后，身披暮色，奔着家的方向而去。走到家门口，我熟练地将身体侧向门缝，将右手伸进门缝里，胳膊朝左一拐，手就摸到了左边门背后的一根洋钉，钥匙就挂在那根洋钉上。我们那一带，这是许多人家锁门惯用的方法。那时的锁只有两把钥匙，别说在农村，就连在集镇上也没有一个配钥匙的人。为方便全家人开门，他们就采取如此之策，方便、管用。

那时锁门不是为了防盗，而是向别人示意：人不在家。人去哪里了？不光小孩找大人，大人也找小孩。他们扯着嗓子喊小孩的乳名，有的还骂骂咧咧地责怪小孩野得不归家。那声音，几十年了，总在耳畔回响。我们在外面经历风风雨雨，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时候把乳名走丢了。我记事时，阿爸就经常在外打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几乎都是阿妈一个人打理。比我大四岁的姐姐放学回来，总是把书包放在饭桌上，转身就去帮阿妈做家务。我没有姐姐那么懂事，平日里只知道贪玩。一个冬日黄昏，我和大毛、海兵等几个同伴在屋后的草堆边玩游戏时，不小心将家里唯一的一把钥匙弄丢了。阿妈气得拿起门口的扫帚就朝我屁股上抽，见状，我掉头就跑，边跑边不时扭着头看看阿妈有没有追上。待看不到她的身影时，我才在队伍的门前歇了脚，一个人坐在屋檐下，望了好长时间的星空。渐渐地，姐姐呼喊我的声音清晰地传来，她或许是找我找了许多。发现我坐在那儿时，她一把拉着我的手，拖我回家。她说阿妈非常生气，我锁上门不应该把钥匙带走，害得家里损失一把锁，又得花上五块钱去买一把新的。那时的五块钱不得了，我上小学时，一学期的学费才五块钱，一百斤稻谷才二十块钱，一斤猪肉一块二毛钱。因为家庭困难，总要隔上一个月左右，阿妈才会舍得买一回猪肉煮给我和姐姐吃，每次买回来的猪肉也就一斤左右，算是给我和姐姐打打牙祭。

姐姐把我拉回家之后，我蜷缩在床上，用一条旧棉被盖住全身，在瑟瑟发抖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半夜醒来后，发现阿妈正拽着被子往我身上拉，还用手按了按我肩头的被角。

从那以后，我特别害怕把随身带着的钥匙弄丢，以至于到了现在，我都不敢随随便便把钥匙带在身上。我做过好几次丢钥匙的梦，每次都急得大哭。睡在一旁的阿妈还以为我是受到了什么惊吓，她拍着我的后背，不停地哄：“丰娃，莫怕莫怕，阿妈就在你身边。”我被阿妈拍醒之后，也没有同她说出我梦到了什么，只是翻过身，假装继续睡觉。可阿妈依旧坐在床上，为我们纳着千层底——这是阿妈白天没有时间做的事。

阿妈白天忙着农事，好似在日日撵着时间的脚步，不敢有丝毫松懈，怕一旦松懈，家里的生活就更加窘迫。她想给子女更好的生活，让我们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回想阿妈的一生，但凡她还能生活自理，就没有放弃过农事。她与土地为伍，终其一生。哪怕是后来，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全家日子渐渐向好的时候，她也拒绝了我接她进城享福的想法。十年前，七十岁的阿妈，像一盏昏黄的油灯，微弱的火苗忽闪忽闪的。即使明知自己很快就要熬干了，她也没有放弃屋后土丘上的几块荒地，或种花生，或种山羊。只要有空，她就去地里锄草，尽量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的日光干农活。阿爸离世之后，她一人执意生活在乡下，白天常常将大门锁上，侍弄着她的庄稼地。

“钥匙还是挂在大门背后。”看到从异乡归来的我，隔壁的二婶特别高兴，忙着我取钥匙、开门，还埋怨着我的阿妈，说她明知儿子今天要回来，还去地里干活。我把行李放在堂屋的桌子上，随后，像小时候一样径直朝屋后的山丘走去。果不其然，阿妈正埋头刨着她的黄土地，我走到她身边，她才猛然发现我，激动地说：“丰娃！刚回来的？走，我们回去！”还是像儿时一样，我帮她拿着农具，一前一后地走。只是这回，她走在前面，步履蹒跚，跌跌撞撞。我走在后面，想着她一辈子的苦，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在人世间，许多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以前阿妈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与阿妈也有走散的那一刻——2023年农历三月初一的晚上十一点多。当我开车钻进茫茫黑夜，飞速赶到老家时，阿妈平躺在那张老式的木床上，一本旧书盖住了她的脸。这回，阿妈真的走远了，她从此不管我们了，走得那样匆忙，都不等我回来见上一面。第二天，我看到大门背后的洋钉上，还挂着一根用红头绳系着的钥匙，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随即，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写下这样几句：“昨夜天空无月，问苍穹，风起云涌，似心生痛楚，无药可医。”

送走阿妈，我在返城之前，把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从门后取下阿妈用过的把锁，把大门锁上。这回，我没有把钥匙挂在门背后的洋钉上，也没有随身带着，而是存放在隔壁的二叔家。二叔说，他会经常把门打开，让屋子通通风。

不难想象，风从前门进，从后门出，空空地吹过。“阿妈不在家，你抚摸了什么？”在阿妈逝世一周年的那天夜里，我坐在老家的院子里，曾这样轻轻地问过风。

你的舞姿  
妙曼依旧  
纤纤玉手  
在宽宽的肩上  
一丝一缕  
牵引  
盈耳的温柔  
盈耳的温柔  
荡漾成  
掌声的狂澜  
我方才清醒  
他不是我  
呵，真不是我吗

终于，剧院的巨幅广告  
把二十年风雨  
疯长的思念  
缩短成  
一张小小的门票  
你的舞姿  
妙曼依旧  
纤纤玉手  
在宽宽的肩上  
一丝一缕  
牵引  
盈耳的温柔  
盈耳的温柔  
荡漾成  
掌声的狂澜  
我方才清醒  
他不是我  
呵，真不是我吗  
大幕徐徐落下  
回忆登场  
灯光雪亮  
把黏稠的夜晚划伤  
梦的旋律  
在泪光中  
摇晃

